

兄嫂闹离婚,吵得赵一米不得安宁

4

都市情感



刘小备 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幸福得一塌糊涂的孕妇赵一米在怀孕八个月后,遭遇了疑似最悲剧的事件——老公出轨。面对“小三”的电话挑衅、“前女友”和老公的私人会面,赵一米由检查老公QQ、短信,到争吵、跟踪老公……最后赵一米决定既然爱他就要像个奥特曼那样奋起战斗,去争取。最终她收获了幸福,在生下孩子的一刹那,她终于领悟到化解孕期间婚姻危机的,是成长、信任和爱。

上期回顾

到医院后,闻子发现凡语的老婆竟然是自己的同学林瑶。见面后,闻子的表现让大家都很惊讶。而另一边赵一年则怀疑李纯和别人有了孩子,闹着要离婚。

“乐陶,出来,陪我去接我们家老佛爷!”一大清早,赵一米就给乐陶打电话了。“可我今天有事。”赵一米照了照镜子,没办法了,赶紧收拾一下去接老佛爷吧。

赵一米在车站门口接到了婆婆。“这个黄花菜,闻子最喜欢吃了,自己家里种的。”“这里什么都有,可以买的,何必大老远的带呢?多辛苦啊。”赵一米想了想,说:“咱们去吃饭吧!”才刚见到婆婆,赵一米还没好意思叫出“妈妈”两个字。婆婆一听,不乐意了,说:“别了,回家我给你做好吃的。你看我带了这么多的菜。”赵一米看婆婆一片心意,只好说好。一路上,两人都没怎么说话。

赵一米回到房间,躺在床上看电视。没什么可看的就给闻子发短信。短信发出去好一阵子也没回音。又发了一条。闻子还是没有回复。

赵一米心里开始犯嘀咕了:回复一条短信的时间都没有?“闻子,要不要吃完饭我带你妈到公司看看?”赵一米又发了一条短信。闻子的电话立即打来了。“我不在公司,你带她来干什么?你带她去买衣服吧!”“哦,好。刚才你怎么不回短信?”“忙啊!你放心,我没有在外面胡来,晚上回去你检查手机行了吧?”赵一米觉得自己小題大做了。

“一米,吃饭了。”婆婆的声音在外面响起。赵一米起身去吃饭。婆婆一边端菜一边说:“我不太会烧菜,你尝尝看合不合胃口,如果觉得还缺什么你要跟我说,你喜欢吃什么也要说。”赵一米一看,一桌子的菜没一样里面有辣椒。“其实,我就喜欢吃辣,其他的都没什么要求。”赵一米说。“那可不行,你现在不能吃辣的,上火。而且我也不能吃辣,稍微有一点点辣我马上就上火,牙也疼,胃也疼。”赵一米一听,心想,那还提什么要求啊,就这么吃吧。

正吃着饭,闻子忽然打电话回来。赵一米刚问什么事,闻子就说:“把电话给妈,我有话跟她说。”赵一米将电话递给了婆婆。婆婆接过电话,先是笑呵呵地说到了到了,然后笑容就没了,说:“没加,她现在怀孕怎么好吃辣椒呢?吃了辣椒会上火,对孩子也不好。一点点也不好呀……好好,下次我适当加点……有放糖。放糖鲜嘛。哦,我又不知道她不喜欢加糖,她也没跟我说。……哦,知道了。……三个菜。还少啊?就两个人。行了行了,回头我去买菜买水果。嗯,你放心吧。”

婆婆挂了电话把手机递给赵一米,说:“一米啊,你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你要跟我说,你不要跟我客气啊,我来主要就是要照顾你好,如果没把你照顾好,我来做什么呢?”

赵一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:“嗯,我不客气。我很随便的,什么都吃,你别听闻子在那里乱说,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,没关系的。”“我是不客气的啊,你可千万别跟我客气啊。”婆婆又巩固了一遍。赵一米点点头说好的好的。但再低头吃饭的时候,赵一米的心情大好起来。

这时赵一米的电话响了,一接电话,妈妈就带着哭腔说:“一米,你哥哥说要离婚,这可怎么办啊?”“你别着急,我马上来。”

赵一米本来是回家去的,但半路却被嫂子李纯截了去。赵一米进了和嫂子约好的咖啡店。李纯对着赵一米的肚子微微一笑,说:“有了孩子是不是感觉特别幸福?”“嗯。但有时候也挺烦的,所有女人怀孕可能遭遇的悲惨的事我都遭遇了。”“这种时候,烦恼也别有味道。而且,这世上,并不是所有女人都有机会有这样的烦恼的。”赵一米见李纯围绕怀孕说来说去,心里开始忐忑起来,“嫂子,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?”

“你哥哥要跟我离婚,你知道吗?”李纯说。“我才听说的。”李纯叹了口气:“我们的症结在孩子身上。你以为我不想做一个好妻子吗?可我就是没孩子怎么办?”赵一米一听,愣了,说:“你说什么?什么没孩子?你不是已经怀孕了吗?”“怀孕?我什么时候怀孕了?”李纯也一脸疑惑。“我哥说你怀孕了,但孩子不是他的。”“什么?”李纯整个脸都变了色,“他怎么能这么说我?跟他在一起这些年,他就是这么看我的?”李纯本来的无奈一下子变成了愤怒。“这件事不用你帮忙了,现在就算他不同意跟我离婚我也要离!”说完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在这一下午的时光里,赵一米几乎翻完了咖啡厅内的所有杂志,正准备回家的时候才发现手机里的一条短信。“我完了。”是乐陶发来的。

赵一米疑惑地打电话过去,没有人接,连打了三遍,还是没人接听。赵一米已经对乐陶这种偶尔玩失踪的把戏麻木了,“你就无病呻吟吧。”

赵一米晚上回来时,站在门口就听见闻子的呕吐声。“你在哪里喝这么多?”闻子抬头看了赵一米一眼,“老婆,孩子老实不老实?要是不老实,我替你收拾他!”“都醉成这样了还知道想着孩子呢!”赵一米笑着说。“老婆!老婆!”闻子晃悠悠地走到赵一米面前,一把抱住她。

“你小心点,一米大着肚子呢!”婆婆想把闻子拉开。赵一米看着被婆婆拉过去的闻子,心里很奇怪,因为闻子的眼眶微微泛红,好像是眼泪。赵一米心里当时咯噔一下。

婆婆把闻子扶进了房间,赵一米跟着进去了,然后让婆婆去休息,她来照顾。闻子的呼声已经起来了。赵一米摇了摇闻子。闻子“嗯”了一

声。“你今天去见谁了?”“谁也没见!”“谁也没见你就喝成这样?难道你是一个人喝的。”“嗯,自己喝的。”赵一米信了。醉成这样还能撒谎,那可真是人格分裂了。

赵一米在闻子身后躺下,从身后轻轻拥住了闻子,笑着说:“没办法,我们之间这个第三者很占地方,就这么远远抱着你吧。”闻子忽然转过身来,迷糊地睁开眼看了一眼赵一米,咕咕囔囔地说了一句:“你为什么没来?”赵一米没有听得真切,是谁没来?“闻子,你刚才说什么了?”“闻子的呼声又响了起来,完全不理睬赵一米。赵一米看了看熟睡的闻子,满腹心事,却没有办法问出口。

第二天一早,赵一米就被乐陶急招去了。“一米,偷情真不是一般女人能干的事,像你我这种没出息的,这辈子就只能吊死在老公这一棵树上。”乐陶怀里抱着抱枕,幽幽地说。

赵一米赶紧纠正乐陶:“你现在还徜徉在森林这片沃土里,我可不敢和你比。”

乐陶幽怨地看了赵一米一眼,说:“看来传说是真的。据说一个柔弱的女人在有了孩子之后会变得很强大。我现在看着你,就感觉你像是一个拿着大刀,扛着大旗,站在山顶,迎着寒风,仰天长啸……威武!”“没有你威武,偷情被抓。”

乐陶很烦躁地挠了两把额前的散发,“我当时正很贤妻良母地给凡语喂汤,情到深处,就要去亲他。这时,那个林瑶就进来了。说怎么能麻烦外人呢,让我来吧。”

“你说,会不会是凡语向林瑶招供了我们的关系,联合起来整我啊。”乐陶咬牙切齿地说:“要是敢耍我!我一定要让他们离婚!就算是骗我,这个男人我也要定了!”

愤青钱忠利被“四大天王”修理了一番

社会热点



潘习龙 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医学生钱忠利毕业于洋洋医学院,从小为人正直,讲究哥们义气。经过失业、失败的磨难之后做了医药代表。钱忠利和医药代表小梅产生了恋情,又被护士范莉的美貌吸引,三人之间出现了感情纠葛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,药品代理商生存空间很小,各个环节都要打点。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,钱忠利违法私自加工假药。纯真的钱忠利彻底陷入了吃、喝、嫖、赌的社会大染缸……

上期回顾

钱忠利从洋洋医学院毕业的同时,女朋友也向他提出了分手。他只能垂头丧气地回了农村老家。

黑子是本村的汉子,从小没娘,靠老爹拉扯长大。父子俩相依为命,一辈子没少吃苦,家里一贫如洗,除了两条光棍,要啥没啥。三十五岁时,黑子家的铁树总算开了花,终于娶了个名叫菜花的媳妇。菜花长得五大三粗,皮肤比黑子还黑。黑子从来不嫌菜花长得丑,他多年来教导村里的老媒婆:“只要是个母的,能下崽就行!”年近四十,黑子的愿望终于实现了,儿子黑蛋降生了。

粗心的菜花终于惹出了大祸。因她的疏忽,黑蛋摔倒了,半个身子掉进了滚烫的热水盆里,前臂和手上的皮都烫掉了。菜花没钱送黑蛋到县医院,就在村卫生室治疗……

钱忠利听到这个消息后拔腿跑向村卫生室。村卫生室开设在村医钱忠贵的家里。钱忠利走进村卫生室,一阵热浪扑面而来,夹杂着汤药味和腐臭味。钱忠利径直走进房间,黑蛋此刻昏迷在床上,菜花哭丧着脸坐在旁边,用扇子驱赶着成群的苍蝇。黑蛋的手用卫生纸包得严严实实,已经发出了阵阵臭味。只有那微微抖动的嘴唇,还让人看到一点生命的迹象。

钱忠利急了,上前责问钱忠贵:“你算什么狗屁医生啊!怎么能用卫生纸包伤口呢?”钱忠贵漫不经心地说:“卫生纸难道不卫生吗?碍你啥事啊?”钱忠利疾言厉色地朝钱忠贵吼道:“这哪里是什么治病啊!你完全是在拿黑蛋的性命开玩笑!伤口被你这样包着,用不了几天,手就坏死了!”钱忠贵耻笑道:“忠利,你别他妈的站着说话不腰疼!你问问菜花,他家穷得叮当响,你让我拿什么给他治啊?别以为你在那个破学校蹲了几年就有什么能耐了!”

钱忠利气得恨不得把钱忠贵的头给拧下来,但现在不是打架的时

候,他抱起黑蛋就走。两个小时后,钱忠利和菜花带着黑蛋赶到了县医院,急诊科的医生马上进行清创处理。黑蛋在抢救室里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叫声,声音如锥子一样扎向菜花的心尖。急诊护士出来找菜花催医疗费:“赶紧去交两千块钱吧。”

菜花急得团团转。看到菜花六神无主的样子,钱忠利也没有了主意。正当两个人在医院走廊里表演“二人转”的时候,护士站又飘过来幽灵般的声音:“黑蛋的家长,再不交费,我们就要停止治疗了。”钱忠利的那张脸扭曲得像个魔鬼,他坚定地说:“菜花姐,你好好照顾黑蛋,我回村里想办法去!”

钱忠利回到家,还没进家门,远远就听到钱老六又在用京腔唱《论语》。钱忠利趁钱老六高兴,把黑子家的事说了,希望钱老六出点钱解黑蛋的燃眉之急。钱老六一听就气得跳了起来,他指着钱忠利的鼻子骂道:“混蛋!你别的本事没有,出头逞强算你第一。白白养了你二十多年,老子还等着找你要钱呢!别说老子没有钱,就是有钱,凭什么给菜花啊?小心老子一脚把你踢出去!”

钱忠利揉着脑袋走进村支书钱百万家。钱百万说村里也没钱,要是有钱,能让村里人到现在还吃不上自来水吗?钱忠利实在是没辙了。

晚上十点多钟,村里纳凉的人渐渐回家休息了,这时村里却突然传来了吵闹声:“黑子家的医疗费得由你出!”“老子凭什么给黑子家出钱?”“要不是你这个狗屁耽误了病情,黑蛋至于在县医院花那么多钱吗?”“你他娘的别在这里瞎胡闹,你再敢胡闹,我就打断你的腿。”“你就是杀人犯,你这个狗屁害死了村里多少人啊!”“我操你妈!你小子怎么血口喷人呢?老子今天打死你这

个王八蛋!”

爱看热闹的村民迅速向吵架的方向靠拢,黑影里突然传出了厮打声、棍棒声。准备看热闹的村民赶紧胆怯地往回跑。过了一会儿,打架声平息了。

第二天,村民们才明白昨夜打架的原由,钱忠利帮黑蛋找钱忠贵索要医疗费用。钱忠贵的兄弟们把钱忠利的行为定格为“医闹”,把这个愤青好好“修理”了一番。钱忠贵家有兄弟四人——钱忠荣、钱忠华、钱忠富、钱忠贵,号称钱家庄的“四大天王”。没有兄弟们罩着,这种当村医的美差就轮不到钱忠贵头上。

钱忠利惦记着躺在医院没钱医治的黑蛋,想着六神无主的菜花。钱忠利一宿没有睡觉。窗外的鸡叫了,阳光又一次洒满了窗台。

没过多久,安静的钱家庄传来了钱忠利敲打脸盆的吆喝声:“各位父老乡亲,黑蛋躺在医院没钱医治,咱们本是同根生,希望叔叔大爷、哥哥嫂嫂们奉献一点爱心,钱多钱少随大家……”钱老六听见动静,急匆匆地跑出来,夺过钱忠利手里的盆子,骂道:“你这个混蛋,别丢人现眼了,老钱家再穷,也没有到敲着脸盆乞讨的地步啊!朽木不可雕也!”钱忠利瞪着眼睛问钱老六:“你也是文化人,怎么就这么没素质呢?我要给黑蛋筹钱治病,人心都是肉长的啊!”

钱老六用颤抖的手指着钱忠利骂道:“混蛋,竟然敢跟老子这样说话,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!”爷儿俩在村头打了起来,村里人越聚越多,闹哄哄地一起看热闹。钱百万挤进来厉声喝道:“都给我住手!你们这是干什么呢?你们爷儿俩还嫌丢人不够啊!要打就关在家里打吧!”

钱老六嘴里嘟嘟囔囔地挤出人

群,背搭着手,一路恼着地走了。钱忠利捡起洗脸盆,站在人群当中还不走。钱百万转过脸来说:“忠利,你要够了没有啊?”

钱忠利迎着钱百万的目光,突然蹦出一句话:“你是不是党员?”钱百万一愣,疑惑地问:“我是党员,咋啦?”钱忠利说:“你既然是党员,那你为老百姓当公仆了吗?当老百姓遇到困难的时候,你的狗屁形象跑到哪里去了?”钱百万拍着胸脯说:“我怎么狗屁形象了?你今天要给大伙说清楚!”钱忠利质问道:“好,你要我说清楚,我就给你说清楚。黑蛋受伤住院了,没有钱医治,你代表村委会去探望过没有?你想办法帮黑蛋一家渡过难关没有?黑子外出打工去了,菜花一个人根本照顾不了小孩,你帮菜花做过啥事了?”

钱百万被钱忠利劈头盖脸地数落着,一张老脸红一阵白一阵地变换着颜色。钱忠利转身对围观的村民说:“人心都是肉长的,黑蛋躺在医院里,眼巴巴地盼救命钱啊!头顶三尺有神明,我们做了些什么,老天爷是看得见的!”

闹哄哄的村民一下变得沉默了,慢慢地有人递钱了。十块、二十块,甚至还有硬币掉到脸盆里的叮当声。钱忠利忙着数钱登记,突然,一只手递过来一沓百元大钞,钱忠利惊讶地抬起头,看到钱老六背搭着手快步走开了。钱忠利一清点,整整一千元。

过了一会,村头的大喇叭响了,是钱百万的声音:“那个啥——黑子家的小子黑蛋啊,受伤住院了,可是没有钱,医院就不给治了。我希望咱们钱家庄的爷老少爷们都集点钱,来帮帮黑子一家。咱们少抽一盒烟,少喝一瓶酒,钱不就有的吗?是爷们的,就拿出一点姿态来……”